【盤撋】puânn-nuá

對應華語	交際、交往
用例	台 人盤撋
異用字	蹣撋
用字解析	臺灣閩南語把人際關係的互動叫做 puânn-nuá,漢字寫作「盤撋」,前字有「周旋、反覆」,後字有「搓揉、廝磨」之意,用字可調貼切。比較起來,華語的「交際、交往」,衹傳達了詞面義。例如:「合人盤潤不止仔久。Kah lâng puânn-nuá put-tsí-á kú.」(與人交往有一段時間)。既然交往時間久,兩人互動、相處的關係,也就由疏而親,好比同道、同窗之耳鬢廝磨,方有「盤撋」的深層語義。 「盤」本為圓形盛物器,臺灣閩南語中引申有翻越義,如:「盤山過嶺」,又有轉移、轉換義,如「盤車」(換搭班車),又有搬弄義,如:「話盤過喙有加有減。Uē puânn kuè tshuì ū ke ū kiám.」。 臺灣閩南語「撋」當揉搓講,如「撋衫(nuá sann)」,這個意思也見《集韻》:「接,奴禾切,《說文》:推也,一曰兩手相切摩也,或作撋。」聲韻皆合而聲調不對,可視為準本字。倒是清代的毛奇齡〈與陸麗京書〉:「婦方體怠,不飲食,力疾出澣衣,衣復攘垢,撋遂無力。」(意即病中婦人,無力撋衫。)句中的「潤」正是揉搓衣物之義。「潤 nuá」在漢字中尚有二讀:《廣韻、仙韻》而緣切,訓摧物;《集韻、支韻》儒垂切,訓擩也。中古均為日母字,前者音近 nuá(調不合),後者音為 juê,音義均不如奴禾切。 有人認為 puânn-nuá 與「來往」有關,故用「蹣潤」,本部建議為異用字。「盤撋」用字《台日大辭典》已見,還有一個例
	句,耐人尋味,也一併錄下:「自細漢,阮兩个盤撋到這陣。Tsū suè-hàn gún nōg-ê puânn-nuá kàu tsit-tsūn.」 意為自小兩人交
	往甚密,耳鬢廝磨到現在。這個例子正是「盤撋」最好的註腳。

【荏懶】lám-nuā

選問
臺灣閩南語散漫、邋遢、懶惰說 lám-nuā。這兩個字寫成「荏懶」或「荏爛」,本部建議寫成前者,而後者作為用字。 「荏」字出自《論語》:「色厲而內荏」,「荏」是軟弱弱的意思。《唐韻》「荏,如甚切(jím)。」是上聲字,文詞jím。一般閩南語學者認為「荏」是「身體真 lám」的 lán本字,lám 音是「荏」字的白話音。 不過 lám-nuā的意思是懶散,和軟弱義還是有一段距認因此「荏」難說是 lám-nuā的 lám 的本字,只能說是借音至於 nuā的本字,很明顯的是「懶」字。《說文》「懶也。」《廣韻》「落旱切(lán)。」這是一個山攝一等字,「的字如「旱」huānn、「爛」nuā,韻母都唸成-uann;至於
寫成「荏懶」或「荏爛」,本部建議寫成前者,而後者作為用字。 「荏」字出自《論語》:「色厲而內荏」,「荏」是軟弱弱的意思。《唐韻》「荏,如甚切(jím)。」是上聲字,文詞jím。一般閩南語學者認為「荏」是「身體真 lám」的 lán本字,lám 音是「荏」字的白話音。 不過 lám-nuā的意思是懶散,和軟弱義還是有一段距离因此「荏」難說是 lám-nuā的 lám 的本字,只能說是借音至於 nuā的本字,很明顯的是「懶」字。《說文》「懶也。」《廣韻》「落旱切(lán)。」這是一個山攝一等字,「的字如「旱」huānn、「爛」nuā,韻母都唸成-uann;至於
但白話音都唸成陽去聲。所以「懶」(lán)的白話音唸成音義俱合。 「懶」白話音唸成 nuā的例子是用在「懶性」nuā-sìng散)一詞,但「懶」字唸成 lán,一般人不知道還有一個音 nuā,寫成「懶性」可能被錯唸成*lán-sìng,「荏懶」竟成*lám-lán,因此一般人寫成「爛性」,「爛」算是借音字lám-nuā的 nuā因為沒有混淆的問題,仍然建議寫成「懶」



本著作係採用創用CC「姓名標示-非商業性-禁止改作」
2.5 臺灣版授權條款釋出。創用CC詳細內容請見:
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-nd/2.5/tw/